

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| 09

#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

[美] 奥德丽·尼芬格 著

夏金 安璘 译



Audrey Niffenegger

The Time Traveler's Wife

#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

The Time Traveler's Wife

Audrey Niffenegger

[美] 奥德丽·尼芬格 著

夏金 安璘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7-1586 号

**AUDREY NIFFENEGGER**  
**THE TIME TRAVELER'S WIFE**

Copyright © 2003 BY AUDREY NIFFENEGGER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ANDLER CRAWFORD AGENCY INC.  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 
LABUAN, MALAYSIA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 
2009 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
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时间旅行者的妻子/(美)尼芬格(Niffenegger, A.)  
著;夏金,安璘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  
(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)  
ISBN 978-7-02-007697-0

I. 时… II. ①尼…②夏…③安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  
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5499 号

特约策划: 蔺 瑶  
责任编辑: 马爱农  
装帧设计: 董红红

**时间旅行者的妻子**

[美]奥德丽·尼芬格 著  
夏金 安璘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54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5 插页 2

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7697-0

定价:29.90 元

## 出版说明

新世纪以来,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方面依托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权威机构,每年一度评选世界各国优秀长篇小说,并将获奖作品集成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”出版;另一方面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,高度关注世界各国最新出版的特色鲜明的优秀长篇,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人文版外国文学长篇小说翻译出版的豪华阵容。

这套“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”的编辑设想则是在上述豪华阵容中以市场表现为主要依据进行遴选,充分体现我们对于广大读者阅读兴趣的尊重。列入“书架”的作品,内容生动,可读性强,一经问世,便畅销全球,深受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的读者喜爱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入选作品不仅风靡全球,其中不少还是世界各种文学大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之作,这表明了经典和畅销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体。

本丛书将分辑出版。第一辑共二十种,以本社初版时间为序编号排列,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代外国畅销小说的历史脉络。同时我们也寄望这套丛书能以其既有的品质续写新的畅销奇迹,并有新作品源源不断地充实进来。在编辑遴选过程中,限于版权与视角诸原因,不周全之处在所难免,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〇九年十月

不可思议的爱情,不可思议的小说。

——毕飞宇

神奇和感动,这两种体验融合在一起,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,让人心神摇曳。《时间旅行者的妻子》,就能让人有这样的感觉。

——洁尘

“钟摆上的时间只是我们的银行经理，  
税务官，和警局督察；  
而内在的时间则是我们的妻子。”

——普力斯特莱①

《人类与时间》

---

① 普力斯特莱(J. B. Priestley, 1894—1984),英国剧作家、小说家。——本书注释均为译注。

## 爱复爱

有朝一日，  
你会心情振奋，  
欢迎自己来到  
自己门前，进入自己的镜子，  
彼此报以微笑，

说：坐这儿。吃吧。  
你将再度爱上那曾是你自己的陌生人。  
给酒。给面包。把你的心还给  
它自己，还给那爱了你一辈子的  
陌生人；你忽视了他，

而去注意别人；他深知你。  
从书架上取下情书、  
照片、绝望的笔记来，  
从镜子上剥下你自己的影像。  
坐，饱餐你的生命吧！

——沃尔科特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沃尔科特(Derek Walcott, 1930— ),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此《爱复爱》选自《德瑞克·沃尔科特诗选》，傅浩译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1月版。



献给

伊丽莎白·希尔曼·塔曼多

生于1915年5月20日,卒于1986年12月18日

以及

诺伯特·查尔斯·塔曼多

生于1915年2月11日,卒于1957年5月23日

## 引子

**克莱尔:**被丢下的感觉真艰难。我等着亨利,不知道他在哪儿,不知道他一切可好。做等待的一方,真艰难。

我尽量让自己充实。那样时间会过得快一些。

我独自一人入睡,独自一人醒来。我经常走动。我工作到精疲力竭。我注视被一整个冬天的积雪覆盖的垃圾,随风飞舞。除非你停下来想这件事情,否则一切都依旧单纯。为何缺席总让爱意更浓?

很久以前,男人们出海,女人们为之守候,伫立海边,搜寻天际的轻舟。现在,我等着亨利。没有任何预兆,他就这么不情愿地消失了。等待的每分每秒,都仿佛经年累月般漫长。每个微小的时刻,如同玻璃沙漏里的细沙,缓慢而透明,每个微小的时刻,我都能看见,它们无穷无尽,汇聚成漫长的等待。但为何他的离去,我总无法相随?

**亨利:**感觉如何?感觉如何?

有时,像是瞬间的走神,接下来,你突然意识到捧在手中的书、红色棉布格子衬衫和上面的白色纽扣;意识到挚爱的黑色牛仔褲、栗色的就要磨破的袜跟;意识到起居室、厨房里即将鸣笛的水壶:所有的一切瞬间幻灭了。只剩下你像只赤裸的松鸦,

独自兀立在乡间无名沟渠的齐踝的冰水中。你等了一分钟,或许还能突然重返书边,重返你的家之类的地方,经过大约五分钟咒骂、颤抖和想让自己立即消失的绝望,你开始漫无目的地前行,而最后总会遇见一座农舍,那时,你可以选择偷窃或选择解释。偷窃有时会让你被捕,解释则更加冗长无味,因为解释免不了说谎,有时同样会锒铛入狱。天下还有更倒霉的事么?

就算躺在床上半梦半醒,有时也感到自己猝然站立,你听见血液涌进大脑,体验坠落时晕眩般的刺激,犹如芒刺在背,随即,手脚也没了知觉,你又一次不知身在何处了。即使稍纵即逝,你觉得应该有时机抓住些什么,你的手臂也曾用力挥舞过(结果往往伤了自己,或损坏了房间里的贵重器物),然后你就滑到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星期一清晨四点十六分,滑到俄亥俄州雅典市第六汽车旅馆那铺着深绿色地毯的走廊上。你的头一下子撞到某扇房门,于是里面的客人——一位来自费城的蒂娜·舒曼女士,开门后一阵尖叫,因为一个裸体男人正晕倒在她的脚下。你终于被一阵吵闹搅醒,却发现自己躺在郡立医院的病房里,门外一名警察正用他破旧的、充满杂音的晶体管收音机,收听费城人队的棒球赛事。老天开眼,你又被抛回无意识中,数小时后再度醒来,回到了自己的床上。妻子正探身看着你,眼神中充满焦虑。

有时,你满心欣喜,身边的一切都庄严壮观,金光笼罩,而转眼间,你又极度恶心,突然离去。你被抛在郊外的天竺葵地里,或是你父亲的网球鞋上,或是三天前卫生间的地板上,或是一九〇三年前后伊利诺伊州橡树公园里铺满木板的小道上,或是一九五几年某个晴朗秋天的网球场上,或是在各种可能的时间和地点里你自己赤裸的双脚上。

感觉如何呢?

它像极了——一个梦:你突然想要裸体去参加一场你从没有修过的学科考试,而你出门时,钱包却忘在家里了。

一旦我去了那儿,就立即被扭曲成一个绝望的自我。我成为一个窃贼、流浪汉,成为一只终日奔跑躲藏的动物。老太太被我吓倒,孩子们惊讶不已,我是一个恶作剧,我是终极幻影,我难以想象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。

是否存在一种逻辑,一种规则,掌控着我所有的来来去去、所有的时空挪移呢?

是否存在一种方法，能够让我原地不动，让每个细胞都拥抱这当下的时刻？我不知道。也有一些线索，正如所有的疾病存在各种类型和各种可能：过度劳累、嘈杂声音、压力、突然的起立、泛光灯——任何一件都有可能诱发下一场故事。可是，我也许正在我们的大床上翻阅周日版的《芝加哥太阳报》，手握咖啡杯，一旁的克莱尔依然在我身上打盹，突然，我来到了一九七六年，目睹十三岁的自己在祖父的草坪上锄草。这样的情节，有的只能维持片刻，那情形如同在汽车里收听广播时，费力地搜寻锁定某个频道。有时，我发觉自己被抛进人群里面、观众之间、暴民当中；同样有时，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落在田野里、房间里，出现在车上、海滩上，还有深更半夜的中学教室里。我害怕发现自己出没在监狱、异常拥挤的电梯和高速公路，我莫名其妙的来临，我裸露的身体，叫我如何解释得清楚。我从来带不上任何东西，没有衣服，没有钱，没有身份证。时空逗留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我都在寻找遮羞的衣物，东躲西藏。幸运的是，我不戴眼镜。

令人啼笑皆非，是的，我所有的爱好都是居家的：舒适的扶手躺椅、平静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激动。我需要的一切都只是卑微的快乐：枕畔的一本探险小说、克莱尔金红色秀发沐浴后湿湿的幽香、朋友度假中寄来的明信片、融化进咖啡里的奶油、克莱尔乳峰下那抹娇嫩的肌肤、厨房桌子上对称的两个等待被拆的食品袋，我爱等到阅览者们全部回家后，信步走在图书馆的书堆之间，轻手划过列列书脊。当我被时间随意摆布，我对它们的思念犹如针尖一样刺痛。

克莱尔，总是克莱尔，清晨克莱尔睡眠惺忪、面容紧皱；工作时克莱尔把双臂伸进纸浆大桶里，拉出模具，这样那样地搅动，搓揉着造纸纤维；看书时克莱尔的长发披散在椅子靠背上；临睡前克莱尔用精油“噼噼啪啪”地按揉摩擦。克莱尔低柔的声音总在我耳畔萦绕。

我不想呆在没有她的时空里。但我总是不停地离去，而她却不能相随。

## 第一章 脱离时间的男人

哦；不是，因为有幸福，  
这种某个近失的急切所赢。

.....

而是因为此在是多的，而是因为似乎所有  
这里的，这消逝着的，都需要我们，这  
奇怪地同我们相关的。我们，这些最最消逝着的。

.....

……啊，我们能带过去什么呢？不是那观望，那个在此  
慢慢学会的，不是任何在此发生的东西。不是。

那么是痛苦。那么首先是困境，  
那么是对爱情的长期体验，——那么是  
根本不可言状的。

——杜依诺哀歌·第九哀歌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里尔克著，见刘皓明译《杜依诺哀歌》151页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版。



## 初次约会(上)

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,星期六(亨利二十八岁,克莱尔二十岁)

**克莱尔:**虽然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大理石,可是这个阴冷的图书馆,闻上去怎么有股地毯吸尘器的味道?我在访客登记簿上签下“克莱尔·阿布希尔,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时十五分,于特藏书库”的字样。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纽贝雷图书馆<sup>①</sup>,现在我穿过这条幽暗、略有些阴森的入口过道,一下子兴奋起来,仿佛刚刚梦醒在圣诞节的早晨,整个图书馆就像只装满美丽书籍的大礼盒。电梯缓缓上升,不是很亮,几乎没有声响。到了三楼,我填写了阅览卡申请表,然后走到楼上的特藏书库里,我的皮靴后跟在木质地板上啪嗒作响。房间里安静,拥挤,满是坚固沉重的大书桌,桌上是成堆的书,桌边围坐着读书的人们。高耸的窗子,透进芝加哥秋天早晨明亮的阳光。我走到服务台边,取了一叠空白的索书单。我正在写一篇艺术史课的论文,我的研究课题是:克姆斯歌特版的《乔叟》<sup>②</sup>。我抬头看了看这本书,填了一张索书单,同时,我也想了解克姆斯歌特出版社的造纸方法。书籍编目很杂乱,于是我走回服务台,请求帮助。正当我向那位女士解释我需要什么时,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头,落在正从我身后走过的一个人身上,说:“或许德坦布尔先生可以帮您。”

我转过身来,正准备再次解释一下我的需求,刹那间,我的脸和亨利的脸相对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纽贝雷图书馆(The Newberry Library),坐落于芝加哥城,1887年始向公众开放,针对人文学科,特别是西欧与美洲的历史与文学。

<sup>②</sup> 1896年由克姆斯歌特出版社(Kelmscott Press)出版,全书印制时间长达23个月,内附87幅木刻版画,总共只印了438本。

我哑口无言了。这就是亨利，镇静，穿着齐整，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年轻。亨利在纽贝雷图书馆工作，此时此刻，他就站立在我面前。我欣喜若狂。他很有耐心地看着我，稍显诧异，但很有礼貌。

他问：“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么？”

“亨利！”我只能压抑着抱住他的冲动。很显然，他这辈子从未见过我。

“我们见过面么？对不起，我不……”亨利环顾四周，生怕读者或同事注意到我们俩，他迅速搜寻记忆，然后意识到，某个未来的他早已经提前认识了现在的我，这位站在他眼前喜形于色的女孩。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，他正在草坪上吮我的脚趾。

我试着解释：“我是克莱尔·阿布希尔。我小时候就认识你了……”我有一种茫然，眼前我深爱着的男人，居然对我完全没有印象。因为对他而言，一切都还在未来。整个古怪的过程让我直想发笑。多年来，我对亨利积累的了解，此刻如洪水泛滥般涌上心头，而他却疑惑、畏惧地打量着我。亨利穿着我父亲的旧渔裤，耐心地考我乘法口诀、法文动词、美国各州的首府；在草坪上，亨利边笑边注视着我七岁时带来的特别午餐；我十八岁生日时，亨利身穿无尾礼服，紧张地解开衬衫和饰扣。此地！此时！“来呀，我们去喝咖啡，去吃晚饭去别的什么吧……”他一定会答应，在过去和在未来都爱着我的同一个亨利，通过类似蝙蝠次声波般的神秘时间感应，现在也一定会爱我！我松了口气，他果然立即答应了，我们约好今晚在附近一家泰国餐厅见面。图书馆服务台后面的女士目瞪口呆地看完了我们整个交谈过程，离开时，我已完全忘记了克姆斯歌特和乔叟。我轻盈地走下大理石台阶，穿过大厅，来到芝加哥十月的阳光中，然后小跑着穿过公园，我一路微喘个不停，幼犬和松鼠都远远地避开我。

**亨利：**这是十月普通的一天，秋高气爽。在纽贝雷图书馆四楼，那间装有湿度控制系统却没有窗子的小房间里，我正在分类整理一套刚捐来的大理石纹纸。这些纸很美，但分类工作枯燥，乏味，甚至让人有些自怨自艾。事实上，我感觉一下子苍老了很多。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，痛饮昂贵的伏特加直到半夜，绝望地想要挽留



住英格里德·卡米切尔施舍的爱，这种滋味有谁能懂？彻夜，我们俩都在争执，现在，我甚至都记不得当时究竟吵了些什么。我大脑里的血管突突直跳，我需要咖啡。我把那些大理石纹纸稍稍理了一下，任由它们以一种乱中有序的方式四处散落。我离开了这个小房间，径直走向办公室，当我经过服务台的时候，听到伊沙贝拉的声音：“或许德坦布尔先生可以帮您。”我不由停下脚步，她的意思其实是说：“亨利，你这个神出鬼没的家伙，这会儿又想去哪啊？”然后就是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女孩一下子回过头来，琥珀色的头发，高挑的身材，猛地攫住了我的眼睛，仿佛我就是上帝专门给她派来的救星。我的胃一阵痉挛。显然她认识我，可我真的不认识她。天晓得我曾对这个光芒四射的美人说过、做过或者承诺过什么，因此我只能用图书管理员最完美的语调说：“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么？”而这个姑娘轻吐出我的名字“亨利”！她如此唤醒了我，让我不得不相信在某段时间里，我们曾一起神仙眷侣般地生活。一切更加混乱了，我确实对她一无所知，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我问她：“我们见过面么？”伊沙贝拉此时给我使了个眼色，仿佛在说：“你这个大傻帽。”可是那个女孩却说：“我是克莱尔·阿布希尔。我小时候就认识你了……”接下来她请我出去吃晚饭，震惊之余，我还是接受了邀请。尽管我没刮胡子，一副宿醉没醒的糟糕模样，可她看我的目光依旧灼热。我们约定当晚在泰国情郎共进晚餐。得到我的允诺后，这位克莱尔小姐便云一般轻巧地飘出了阅览室。我晕眩着进入电梯厢，终于意识到，一张有关我的未来、金额巨大的彩票，此刻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我笑出了声。我穿过大厅，跃下层层台阶走上大街，猛然看见克莱尔正小跑着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，看她兴高采烈、蹦蹦跳跳的样子，我突然不知为何想哭。

当天晚上：

**亨利：**傍晚六时整，我从图书馆奔回家，想把自己打扮得更更有魅力些。这段时间，我住在北迪尔伯恩大街上，一间小而奇贵的工作室兼公寓里，时常一不留神就会撞上那些碍人的墙、厨房台面和家具。

一：打开公寓门上的十七把锁，冲进客厅（其实也是我的卧室），开始飞速脱衣